

□谭鹏飞

凤凰山

都市慢生活

巴山夜雨

10

2023年10月27日

星期五

邮箱:
3213456266@qq.com□主编:郝良
□编辑:罗烽烈
□美编:王万礼

阅读副刊精品,请扫描二维码,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

人间烟火气
尽在南门口

老家门前有一块土地,黑得流油。由于父亲的精心侍弄,每年为我们捧出尖尖的辣椒、顾长的豆角、碧绿的丝瓜。

五年前,父亲与母亲一道进了城,为我弟弟带小孩。离家的那一刻,父亲再三回望家门口的那块土,长叹了一口气:唉,我舍不得屋里的田土啊!

第一年,到了春天的时候,父亲便念叨:家门口那块土,该种点什么了。第二年春天,父亲说:好肥的一块土,荒了多可惜呀!第三年春天,还是念。但到了后两年,他就不念了,因为,他开始失忆了。

五年后,弟弟的孩子送进了幼儿园,父母完成了光荣的带孙任务,闹着要回去。趁五一假期,我开车送他们回到了老家。

到家后,一个邻居过来打招呼:叔,您回来了啊。父亲迟疑地应了一声。这人又问:你认得我是谁么?父亲看着她,想了想,神情讪讪的,说:你……你是桂娥啊。这人便笑了起来:我是又春呢!摇了摇头,走了。

父亲坐在门前,开始打量离开了几年的家园。家园开门见山,竹林环抱,鸟雀欢闹。

当他的眼睛向屋前看去,便看到了那块土。曾经丰满的土地,因被主人遗弃而板结,长满了萋萋青草。

父亲的记忆,像青草一样迅速复苏。像见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他的目光露出了欣喜。然后他又急了起来,说,哟,这土地荒了啊。赶快挖了,种点菜。

说完,便站起身,去屋里找锄头。锄头躺在堂屋角落里,因多年没使用而锈迹斑斑。

这可把我吓着了,他已是七十八岁的老人,不能再干重活。

没想到走路慢吞吞的父亲,晃了晃身子,三两下就晃到了土里。我怕出事,赶紧去拉他回家。

父亲用力推着我的手。

我便说,你给我去歇着。这块土,我给你挖翻。

父亲这才不情愿地回到了家门口,坐下来,看我挖土。

我卷起袖子,脱下鞋袜,下到地里。双脚与泥土接触的时刻,我接到了“地气”——那是青草的气息、蚯蚓的气息、泥土的气息。我感到了湿润和松软,还有一点痒。哦,那是久违的被土地抚摸的

感觉。

迎着春末夏初的太阳,我朝手心吐了一口唾沫,握紧锄头,高高举起,而后又重重挖进了土地。一大块土坷垃便在我脚前翻起。我用锄头磕一下,扒开,而后再次举起锄头。我有一身蛮力,挖起土来,并不觉累。

但我只是“毛快”,挖翻的土地,像深浅不一的鸡窝,很难看。我在年轻时与父亲一起挖过土,因挖不好而被父亲骂作“二货”,只得努力读书,逃离了土地。

父亲坐在门前看我挖土,看着看着,忍不住了,又找了一把锄头,下到了地里来。

这一回,我没有再阻拦。在父亲面前,我有点心虚。作为农民的儿子,我连挖土这样最简单的农活都没学好。

父亲没有再骂我“二货”。他与我站到了一起。父子两人,一个衰弱,一个强壮,一个矮小,一个高大。新陈代谢,对父亲来说,是那样的无情。但当新翻的泥土盖住父亲脚面时,父亲全身仿佛获得了力量。他举起锄头,用力往前一挖,锄头便咬紧了泥土。再用力一拉,大块的土坷垃便老老实实翻了过来。父亲又扬起锄头,对准土坷垃,先往左一磕,反过来往右一碰,土坷垃便变成了细小的土粒。父亲弯下腰,捡去泥土里的杂草,再用锄头把土扒得平平整整,像一页打开的书。

我与父亲一起用力。被挖翻的土地,像波浪一样向前推进。不一会儿,一块田被我们挖翻了大半。

我,依然力气充沛。而父亲,渐渐体力不支。

突然,我看见父亲把锄头挖进土地后,板结的土地,不那么听话了,硬扛着,不翻过身来。父亲身子往后仰,仰成一张弓。卡在土里的锄头,倾斜得像一根弦。父亲拔不出锄头,手一松,“扑通”一声倒在了挖翻的土里。

我慌了,赶快丢掉锄头,去抱父亲。

父亲仰脸面朝天,躺成一个“大”字。这是他在地里劳作一生“写”出的“大”字。父亲脸如土色,奄奄一息,闭着眼睛,一动不动。

我的心一紧,一把抱起父亲,在土里坐下。而后轻拍他的后背。

父亲的眼睛,慢慢睁开来。

我松了口气,说:爹哎,你行行好,给我去老实歇着。

父亲艰难地起了身,沾了一屁股新鲜泥土,在地边找了块石头坐下,继续看我挖土。

我的手心渐渐起泡,汗水汩汩而出,但挖翻的土地,不再那么深深浅浅了。

没有休息多久,父亲却又下到地里来了。他已忘记刚刚在土里倒下过。对眼前的农活,他既眼馋,又手馋。当双脚踩进松软黝黑的土地,父亲,再次获得了力量。

我拿父亲没办法。我改变不了父亲的那种固执。父亲,这辈子已离不开土地。

父子俩奋力挥锄。身影,随太阳西移而拉长。锄头,因亲吻土地而重新闪闪发亮。

被挖翻的土地,像波浪一样,推到了“岸”边。

何不向花草取经

不能占山为王,画地为牢
如果不幸站到了太阳的背面
那就拜寒冷与黑暗为师

太阳不该成为背锅侠
平地与高山结邻,黑暗
与光明牵手,这些常识
我们都应该懂

不要相信那些神仙玩弄的把戏
太阳不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面对霜雪,坦然转身的花花草草
就是上天派驻人间的导师

秋风引

草根紧抱泥土
超度亡魂,风
口吐咒语满地翻滚
麻雀背负大地的余烬
闯进猝不及防的羊眼
惊飞了一伙觅食的蹄印

一朵朵飘蓬点燃狼烟

黑旗漫卷,天空开始买马招兵
那些隐匿在树林、石头后面的
刀子纷纷加入啸聚的队伍
罡风烈,黄叶满天

枯黄的草尖上,失魂的露珠
等待晨起的太阳唤醒

逝水

江山辽廓,金黄的
芦苇顶戴满头霜花
在秋风砌筑的断台前
列队引颈

逝水滔滔
孤鸿迷途难返
夕阳断腕,血光满天

弯腰整网的渔夫,宛如
一枚倒置的铁钩
戳在江心

扁舟无系。涛声
借石头扼紧河床
日益瘦削的腰身

在若尔盖观花湖,饮秋风

白云纷纷扑入花湖
急于打捞愈陷愈深的蓝天
一次次徒劳无果,自乱阵脚
草茎枯黄,抱着秋风的细腰
坐观其变

拖着肥硕笨重的身子
睦邻而居的野兔和草原鼠
钻出洞穴,一边竖起机警的耳朵
侦听季节的心律,一边抓紧储备
越冬的粮食。冰甲裹身的
战士,正快马加鞭。或许
今夜就将翻越阿尼玛卿山

黑颈鹤匆匆迁徙的身影,一天天
将若尔盖的秋色推向纵深,霜雪
尚在途中啾啾私语
花湖已开始收回凡心
水草湖底打坐,鱼儿水中闭关
寻芳的游子,脚步渐趋荒疏
毕竟
多么醉人的美景也抵不住寒风
一遍遍刺骨地逼问

秋日记

(组诗)

□西北望